

人啊，该如何安顿自我

话剧《断金》观余随笔

◆ 胡晓军



话剧《断金》从北京演到上海，从原定的4场加到最终的7场，足见其叫好声之高、吸金力之强。尤其是最后一场，笔者提早仁钟头赶到大剧院，车已横竖停不进去，于是一边找地儿安顿车，一边蹭蹭地冒出几个词儿来——虽远必至、虽寒必至、虽贵必至……

在这部台词比剧情更活泛、表演比剧本更得劲、事件推动比性格推动更给力的戏里，张国立、王刚、张铁林这三位加起来足195岁的爷，那独白能一字字钻进人心窝里，那对白能一句句挠到人最痒处。不过，要说把电视剧的红利与话剧的功力掺和得最深最透的，还得算编剧，邹静之特善于利用从电视剧到话剧的连带关系，尤其为三位爷设计的三类人物——富小莲重情义与世无争，魏青山会算计心术不正，分别对应纪晓岚与和珅；乾隆表面上沦落成了贵宝，却仍是满不在乎、君临天下的帝王做派。难怪三位演得麻利，大伙看得顺溜，“铁三角”意犹未尽，戏演完了，连幕都不好谢，还在习惯性地相互“揭底儿”，最后王刚被张国立将了一军，用英文唱《雪绒花》，引得满场相和，舞台上下尽欢而散。

“断金”一词大有来头，本义为同心协力，延伸为情深意厚。但只要看了戏的，就会发现，无论人物、剧情还是结局，与词义不但不符，更是背道而驰——先结义，再背义，最后断义。败落了 的贵家子富小莲，爱算计的买卖人魏青山，玩皮黄的二流子贵宝，同时沦落，同病相怜，先在水井台边拜把子结了弟兄，后去王府井大街的前身——东安市场干起了小本生意。东安市场建于1903年，是北京最早的大型商贸集市，然而时世动荡虽烈，买卖盛衰虽大，都比不上兄弟情分变化之大。水井富魏贵，桃园刘关张，那压根儿就没法比，仨人儿不但缺情感基础，更没相同志趣，一俟危难过去，安逸到来，断金便直奔断交而去。

据说邹静之为写《断金》易稿13次，历时10年，对这样一位成熟而又成功的作家而言，如此倒腾，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在宏观与微观、历史与人生之间委决不定。要笔者猜的话，《断金》的写作可能经历了一场历史观为主向人生观为主的巨大改变，结果便是大半个世纪过去，三兄弟的性格纹丝儿未动，七年间的创业只字儿不提，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等背景匆匆掠过，径以“公私合营”为背景，做了个高潮兼尾声。而“断金”的剧名却留了下来，似是一种反讽，又似标举一个理想。因此，站在《茶馆》《天下第一楼》《卤煮》的旁边儿，《断金》是貌相近而质相远。

之所以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，《断金》只为表达一个观点：“人要怎么活，才算活好了？”由此不惜放出大段的议论、展开直接的说教，尽管用了大量的形象化比喻和京味俏皮话儿，让人听着十分舒坦。不过，透过“铁三角”的肉身儿和言语儿，观众还是可以发现这仨兄弟，实际上是三种活法、三种安顿自我的方式。富小莲要的是“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

滔不绝”，魏青山要的是“人得拔尖儿，这辈子才算不白活”，贵宝则是好的要坏的抛，牛往大里吹包袱往别处卸的主儿。《断金》赞成的是富小莲，那句“人人都拔尖，就怕输在起跑线上”表面是冲魏青山说的，其实是冲着观众说的；那句“四万万同胞都拔尖儿，出门不得扎得慌啊”更是赢得满场的掌声，显然大家都听明白了。的确，戏不是演给古人看的，也不是演给后人看的，而恰恰是演给眼面前儿的人看的。不过富小莲骂魏青山不仁义，固然在理，但把魏青山的进取心也来了个全盘否定，甚至列于对人对己全不负责任的贵宝之下，未必让人心服口服。说一句公道话，魏青山纵有万般的不是，但有奋斗的气质和能耐，正是他避免了“三个和尚没水吃”的闹剧。无论如何，悲剧比闹剧有涵义。

这么一说，《断金》触及了人类社会的一大难题。荷兰法学家、哲学家格劳秀斯曾说，人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首要追求，为此不惜争吵甚至决裂；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，希望社交而且必须社交。为了解决这个悖论，人类需要良好的道德自律与公平的社会规则。不幸的是，《断金》所划定的年代无法提供这些，于是仨兄弟的悲剧无法避免。那么，《断金》是否暗示如今太平盛世，人该如何更好地安顿自我？

从头至尾，富小莲都变着法儿地宣扬自我的安顿方式，贬斥别人的安顿方式。最长的一段，出现在“万盛和没了，百小堂还在”的大雪天里：“人生在世如进场看戏，早到的有座，晚到的站着。他们都能把戏看完了。就有那样的人，进了园子不看戏，好争座儿，台上演的青山绿水花前月下全不知道。等座儿争下来，戏散了、幕落了、灯黑了，想看的都没了……”笔者一边顺着拍巴掌，一边想起学者朱光潜的名文《看戏与演戏》，大意是世间人有生来演戏的，譬如秦始皇、大流士、亚历山大、忽必烈、拿破仑；也有生来看戏的，譬如柏拉图、庄子、释迦、耶稣、但丁……这都取决于人如何安顿自我。在朱光潜看来，无论演戏的还是看戏的，都各自实现，都各有乐趣，因此不必强分高下，更不必勉强人人都走一条路。这两种人是必然的存在，也是必须的存在，只有这样，人和社会才既有进步又有反思，才能不断发展前行。只是人在安顿自我时，也须考虑别人也在安顿着自我，所以必须自觉地坚持道德构建，遵守法律规范，努力为所有人都能安顿自我作保障。对于两种自我安顿方式，《断金》作出了针对当下某些人性及社会弊端的褒贬，是一台可心戏、好看戏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

知美而后求新

◆ 林明杰



林距离

在艺术欣赏上，专业人士与普通人的鸿沟往往是这样的：专业人士认为是无上妙品的，普通人常常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是岂有此理。“这也算是艺术？”是普通人对专业观点最常见的质疑。

可以打个比方，如果在物资匮乏时代，你家来了穷乡僻壤的穷亲戚，你请他们吃什么？最好是大鱼大肉、全鸡全鸭，那一定会让他们心满意足，觉得你人品超级棒。而如果来了山珍海味都吃成“三高”的富朋友呢？你请他去吃清淡的、养生的，如果对方还是美食家，那么你请他去吃他从来未曾吃过的，那才会让他印象深刻。

艺术欣赏也是这个道理。

对专业人士来说，他美术史上各种精美绝伦的作品都看厌了，想换换口味。不信你去欧洲的古典艺术博物馆连着看数十家，成千上万大同小异的西洋祖宗像保证让你看得饱胃口甚至倒胃口，直想出来透透新鲜空气。遇到那些跟古典艺术唱反调的搞怪艺术家，顿起共鸣。

而对普通观众来说，他们平时很少有机

由靳东、江疏影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恋爱先生》日前收官，“老干部”靳东再度化身行业精英，这一次，他的主业是私人诊所的牙医，副业则是一位麻辣“情医”。

这倒是很契合斜杠青年、多重职业者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现象。靳东饰演的“程皓”，其恋爱专家的知名度反而甚于主业。女主角罗玥的母亲也是一样的人物设定，她利用自媒体时代的红利当起了网络主播，退休后照样发挥余热。程皓靠自己创立的一套恋爱理论，教人怎么谈恋爱，倒是一路撮合了不少痴男怨女。

好男也要绿叶来配。程皓的两个铁哥们，就是这套恋爱理论的践行者。IT男邹北业不懂得如何向喜欢的女孩示好，明明创业成功，身价过亿，却装作是一个勉力支撑营生的专车司机。他带女孩到五星级酒店吃饭，程皓给他支招：“点菜时别抠抠搜搜的，显得小气……提前买单，为下一单饭留个借口，感情就是一顿顿吃出来的。”

另一个好友张铭阳则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，苦求女神不得，程皓教他：“想要求她，你得装得比她更可怜，让她同情你。”每每好友遇到情感问题，程皓总能挺身而出，但这些问题一落到自己身上，就一头雾水了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“医者不自医”？

程皓的初恋女友遭遇婚内出轨，离婚后，她把程皓视作了下一段人生的依靠。一边是初恋女友，一边是现任女友，这位恋爱专家顿时陷入了情感的泥沼，他不懂得拒绝初恋的示好，又没有给现任女友足够的安全感，优柔寡断，摇摆不定，给人的印象实在有点“渣”。“恋爱先生”自己的情感生活却很糟糕，专业度可要减分了。

会接触那些精美的艺术品，在审美经验上处于饥渴状态，所以那些精美的古典写实作品最对他们胃口。而那些“吃饭饱没事干”跟古典捣蛋的新艺术作品，在他们眼里，与“贫乏”“胡闹”无异。

从现实的角度讲，在公共艺术建设上，我们不能忽视普通人的审美需求，不能过度追求学术上的“专业性”。很多在专业人士眼里“过时”的艺术样式，对普罗大众来说还没看够甚至从未看过呢。但同时，我们也不能盲从世俗的审美，这样我们的审美能力永远不可能提高。

欧美国家，博物馆鳞次栉比，它有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人们从小就被培养去参观博物馆，欣赏艺术作品。当一个人审美经验满满的时候，他就比较倾向于寻求新的刺激，从而也激发了人的创造欲。

真正的创造，是建立在对过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，否则很有可能只是低端重复。所以近数十年来，我国非常重视博物馆、美术馆建设，舆论也常呼吁要让孩子从小就养成看博物馆、美术馆的习惯。让我们的国民在审美经验上也富足起来，说到底，这是一件提升民族素质，尤其是创造力的大事。

《恋爱先生》：「情医」难自医

◆ 夏木

塑造了一个行业专家的形象，却缺乏足够的论据和论证，《恋爱先生》与其说是“为爱支招的男人”，倒不如说是“为爱烦恼的男人”。原以为，这部作品会像美剧《别对我撒谎》那样，用一个个“案例”佐证“恋爱先生”的独到和犀利，切准现代都市男女感情生活的病灶，并用完美的起承转合和超越一般人的洞见支撑起行业剧的专业水准，但很失望的是，它最终只是围绕着程皓和两个女友之间的“狗血”纠葛罢了。

题材很新鲜，但在艺术创作上却很平庸。《恋爱先生》是这样，前段时间热播的《猎场》也是如此，创作者往往喜欢从一批不为大众熟知的高端职业人群的事业、情感与生活入手，但故事不是讲得脱离真实生活，就是反复陷于庸常。描写新时代新人物的新生活，一旦剥离了“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能力”的人设定位，就只剩下无力的解读。

很多人说，“85后”“90后”是“爱无能”的一代。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不知道应该为爱做些什么。因为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大多都是独生子女，对于家庭、集体、社会以及个人价值的理解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。而在他们的成长阶段又遇到了信息爆炸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，过去的经验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生活需求，而新的经验又在不断累加着、更迭着，不断影响着他们的人生判断。

爱情也是如此，是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而已。我们学会这些、那些“方法”的最终目的，还是要看清一颗心，以心换心，真诚待之。你看，在《恋爱先生》的结尾，邹北业抱得美人归，最终靠的还是坦诚，张铭阳走近冰山美人顾遥的心，凭借的还是一直不变的守候。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